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近世人物志

金梁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世人物志/金梁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013-3432-2

I. 近… II. 金 III. 名人—列传—中国—近代 IV.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5723 号

责任编辑 王 冠

装帧设计 龙传人 徐力坚

书名 近世人物志

著者 金 梁 辑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新华书店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

66174391(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y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大兴古籍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印张 15.375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书号 ISBN 978-7-5013-3432-2/K·1484

定价 39.00 元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

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借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昇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縹緲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

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

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二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樑。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纍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皮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皮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

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倭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

在太平軍區域內，爲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爲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

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爲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金梁其人與《近世人物志》

孔祥吉

——兼論其以日記勾畫人物的治學特色

金梁（一八七八—一九六二），字息侯，滿洲正白旗瓜爾佳氏。祖父名觀成，號葦杭；父名鳳瑞，號桐山；均為杭州駐防旗人。^①金梁晚年曾自署其號為瓜圃老人，然而，據金梁本人《瓜圃叢刊叙錄》則稱：「家父所刊叢書，以關於掌故者為多，原擬名

^① 金梁：《重印辛亥殉難記跋》，《瓜圃叢刊叙錄》，民國排印本，第四頁。又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九輯，第二八五冊。

《國故零刊》，瓜圃爲龍湫故園名。先曾祖父別號瓜亭，著有《瓜亭雜錄》。先祖父偶亦自署瓜山。家父曾於盛京東陵關地種瓜，用故園名，自號瓜圃老人，遂以改題所刊叢書曰《瓜圃叢刊》，皆取義於瓜爾佳也。①可見，金梁以及祖上對瓜爾佳頗具思念之情，對瓜圃情有獨鍾，均喜以瓜字爲號。

金梁出生於杭州新龍巷之新衙，自幼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中舉，甲辰（一九〇四）成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大學堂提調、監察御史、內閣中書、內城警廳知事、奉天旗務處總辦等職。

金梁年少時有一件事使他名揚四海。即沈曾植所稱「三上萬言書，以忠直名海內」②。關於此事之原委，湯壽潛曾有《戊戌上書記書後》一文記叙頗詳。其文曰：

戊戌政變，黨錮案興，邏騎四出，禁會封報，道路以目，至不敢偶語，舉世奄奄無生氣矣。乃忽有人焉，冒死發言，大聲疾呼，使人心為之一震，豈非豪傑之士哉。

① 金梁：《瓜圃叢刊叙錄》，總目，第三頁。

② 金梁：《瓜圃叢刊叙錄》，第三十頁。

金君梁滿洲瓜爾佳氏，伏闕上萬言書，言詞激烈，指斥官闈，且直詆時相，請殺之以謝天下，萬口喧傳，中外名人爭以一見顏色為榮幸。而當道取媚時相，欲羅織下獄，屈辱備至。適時相亦瓜爾佳氏與君為同族。君兄方入覲謁時相，時相竟嘆息謂之曰：「吾族有此才而不見用，此亦宰相之責也，願先約一面。」語傳事始解。然君終不往見。其後遂有常熟沈某請殺三兇之書，世之論者，往往並舉二人之名，謂「吾道不孤，然君純乎忠愛士也，以視世之病狂中熱，姑發危論，以是為標榜之具者而君超然遠矣。」^①

上文中所稱「時相」，係指與慈禧一起發動戊戌政變的大學士榮祿，亦屬瓜爾佳氏，時身兼將相，權傾舉朝，號為寵臣。^②「沈某」，則是指翰林院編修沈鵬。

沈鵬（一八七〇—一九〇九），字誦棠，號翼生，又號北山，出生在有着豐厚文化蘊藏的江蘇名城常熟。沈鵬因不滿戊戌政變後守舊黨的倒行逆施，冒死上書，要求朝廷

① 湯壽潛：《戊戌上書記書後》，見《瓜圃叢刊叙錄》，第二十八—二十九頁。

②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卷上，民國排印本，第一一〇頁。

改弦更張，歸政光緒，並處死榮祿、剛毅等奸臣及太監李蓮英。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沈鵬的「奏為權奸震主，生禍招災，請從嚴懲治摺」在天津《國聞報》刊登之後，舉國上下，為之震動。^①惱羞成怒的慈禧頒布上諭指斥編修沈鵬「喪心病狂，自甘悖謬，衣冠敗類，即著革職，永遠監禁。」

金梁身為滿人，却能與沈鵬一樣，敢於在守舊勢力猖獗一時的恐怖環境下，主持正義，不顧生死，上書請殺權臣榮祿，這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舉動。十多年之後，慈禧以民政部保舉案召見金梁，再度提起此事時，尚「怒目相對」。^②

又據孫寶瑄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記亦曾記載稱：

日中，訪叔雅。晷，與偕至金谷香，因邀彥復、枚叔及張冠霞至小談。枚叔輩戲以《石頭》人名比擬當世人物，謂那拉，賈母，在田，寶玉，康有為，林黛玉；

① 《國聞報》，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摺稿照錄。

② 金梁，《四朝佚聞》，民國復東版，第七頁。

梁啓超，紫鵲，榮祿，張之洞，王鳳姐……沈鵬、金梁、章炳麟，焦大。^①

可見，金梁上書殺權臣榮祿，在當時知識分子中流傳已相當廣泛。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三月，徐世昌調金梁督辦京師外交巡警。當時北京郊外，地極遼闊，措治爲難，金梁到任之後「悉心籌劃，調查測繪，分科並舉，未月餘而大致定，上之民部，見者稱善。」^②後來，那桐主持民政事宜，對金梁之才幹，亦頗爲推許。

金梁之才幹頗受當時朝臣之矚目。墾務大臣信勤，曾指名道姓地上書朝廷，要求調金梁差委。其奏章云：

墾務大臣信勤請調中書金梁等摺。

為墾務需才，擬調得力人員，以資任使，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綏遠墾政，內蒙古東西盟等處，地勢廣漠，熟荒輻輳，庶務本已殷繁，而此次查辦大臣協辦大學士

①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三七二頁。

② 金梁：《東廳文牘序》，《瓜圃叢刊叙錄》，第三十頁。

鹿傳霖，前復陳善後五事，均為切要之圖。奴才任重才輕，夙夜憂懼，惟有求才自助，庶免貽誤事機。茲查有內閣中書金梁……等十員，吁懇天恩，俯准調往差委協。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奉硃批：著吏部知道。欽此。^①

此次調動雖然未能成功，然而，由此却不難看出金梁在清末官場中，已是引人注目的年輕能員。

光緒末年，面對俄國、日本等列強對東北日益加緊的侵略，清廷着手整頓東三省政務。金梁隨同新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來到盛京（今沈陽），擔任旗務司總辦兼管內務府辦事處事務。而在錫良接任東三省總督之後，仍上書請求金梁留任，並奏保為總辦。據金氏所撰『奉天旗務司』一文稱：

徐東海督東，改定官制，分辦新政。而將軍舊署所管八旗五部三陵內務一切

^①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三十四年錄副奏摺，吏治類。